

美即是陷阱：钦哲诺布大师课，2023年5月20日，尼泊尔（AI整理版）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ZenQgKkkKkw>

讲师：

我对西方世界一直充满好奇，不只是想看看，而是对那个与我所生活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方充满好奇。我常开玩笑地说这些，但其实并非玩笑。你知道，我被认为是某个藏族人的转世。说实话，我对自己的前世没有任何记忆，一点也没有。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相信轮回。事实上，我相信轮回，不仅是从逻辑或科学的角度，也从情感上。当然，情感非常重要。例如，我去马丘比丘的时候——我想你们有些人可能听我说过，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——每次去马丘比丘，我都会感到非常震撼，总觉得我可能一千年前就在那里，作为一个印加人。有时候，当我去爪哇岛、听到加朗音乐的时候，我又会突然意识到，也许我曾经是日本宫廷里的乐师，等等等等。

我想说的是，虽然我成长在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环境中，但我一直都很好奇。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去了伦敦，本来是要学习宗教心理学的，但我必须说，我逃了大部分课，那时候根本没怎么学习。我还有几个西方朋友，他们把我当学生，所以我请他们帮我做作业、写论文。我常去逛泰特画廊，有时候也会去电影院，而且一次看四部电影。有个地方叫ICA，我想我很久没去过了，所以如果名字记错了，请见谅。我觉得那是个很棒的电影场所，我以前常去那里看电影，因为我当时是学生，有学生证，可以用一英镑看四部电影。我会在那里边吃边看电影，但我不只看电影，我还会尝试阅读，例如乔治·奥威尔的作品。我努力学习英语，你知道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我的老师是传统的英语老师，英语是不被允许的。我记得我是偷偷学英语的，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材，我会用一些简装漫画书来学。

好吧，总之，我当时很好奇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对讲故事这门艺术充满热情。很多社会科学家都说故事很重要，故事是我们和黑猩猩之间的差别。我们人类懂得讲故事，所以我们懂得如何聚集、如何交谈、如何创造传说、如何激励他人、如何领导他人、如何欺骗他人、如何引导人们走向不同的方向，等等。所以，故事真的非常重要。

顺便说一句，故事很重要，但对于佛教徒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。实际上，佛陀亲自教导过这一点。嗯，事实上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接受，但佛教——整个佛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，而且佛教中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故事，因为并非每个故事都是好的。没有一个故事适合所有人。当然，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达到佛教的解脱、自由、涅槃，或是你想怎么称呼它都行。总之，讲故事与我的社会、我的传统、我所谓的宗教、我所谓的修行相辅相成，所以现在它对我来说非常契合。

有时人们会问我："嘿，你知道，作为一个佛教徒，或者作为一个佛教僧侣或老师，你为什么还要拍电影？"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，因为它几乎就像在问："嘿，你作为一个佛教徒，为什么还要打字？"因为

电影其实只是一种媒介，对吧？它是一种语言，一种工具，我们可以轻松地用电影来讲述我们的故事。

我必须说，或许，用这种媒介来讲故事——电影，尤其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种电影，可能已经开始消亡了。电影这种语言，或者说“影片”本身，可能也已经开始消亡了。因为你知道，现在人们似乎只对像Netflix那种一季又一季的电视剧感兴趣。即便如此，这种形式可能也维持不了多久。也许几年后，人们只会对短片感兴趣了。

我刚开始学习电影制作的时候，大概是25年前，我上了一些短期课程，也听过一些大师的讲座，看过一些真正的电影大师的作品。总之，25年前，或许30年前，我们一直被告知：你必须在10分钟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，10分钟内必须发生点什么，否则你就会失去观众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大多数好莱坞电影，在10分钟之内……詹姆斯·邦德电影10分钟内就能抓住观众的眼球。但现在不行了，两三分钟内就得抓住，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已经大幅缩短。所以，可能只有几秒钟，你就必须真正吸引住观众的注意。

嗯，抱歉，我说话有点语无伦次，可能有点离题。说完这些，你可能最后会问：“他说了什么？”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我非常欣赏讲故事的力量，但讲故事的方式已经改变了。身为佛教徒，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讲故事的技巧。我说的不只是电影，也包括书籍。事实上，大约一个月前，我还跟几个学生讲过这个，因为我开办了几所学校，一所位于纽约，一所位于新加坡，可能很快还会在泰国开一所，都是面向儿童的学校。

你知道，在佛教中，我们也有很多故事，像是《本生经》，里面有很多故事。菩提萨埵化身为鸟、猴、驴、马等等，这些故事以极其复杂的诗歌形式写成，运用古典语言，讲究押韵等等。事实上，《本生经》是最难读的，当然，我说的是原版。现在也有非常简化的版本。同时，许多孩子被辛达的故事深深打动，他们并不了解所有这些故事的深层背景。所以，我认为身为佛教徒，我能够理解学习如何讲故事的重要性——这些故事是基于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人物、不同的文化背景。

我并不是说我的电影总是与佛教相关。我拍电影的动机是为了教导……呃，该怎么称呼呢……呃，那样说太狂妄了，我甚至不想这么说，太冒险了。但是，身为一个深受佛教熏陶的人，我相信无论我做什么，总是会与佛教有所关联。无论如何，这部电影多少会受到一些佛教的影响。

昨天我又看了一遍那部电影——你们有些人十分钟前才痛苦地看完——因为我昨天要介绍它，所以重看对我来说很有教育意义。我是说，Dev，我必须说，我的演员表演精彩，当然还有我的剪辑师、摄影师、美术设计等等，但作为编剧和导演……你知道，我总是会……该怎么说呢，我会听从自己的想法吗？

好吧，这是一个好故事，刚刚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。最初，我只想谈谈美貌作为一种威胁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吗？是的，好的。但我想补充两点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这只是我

的个人观点，你们随时可以反驳、争论、辩论等等。

我想告诉你们另外两点。在整个讲故事的世界里，我认为有两个挑战。

第一个是“南加州式的普世主题”，我认为这是故事创作领域的一个大问题。他们总是说你需要一个普世主题——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南加州式的普世主题真的会限制你的创作。尤其是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像个老生常谈，但今天我们谈到普世主题时，似乎总是在谈论好莱坞式的主题。对吧？你会看到一个英雄——或者说主角——他或她有一个目标，而这个目标需要面对问题。嗯，我的意思是，这只是故事的技巧，但所谓的普世主题，比如爱情，比如善恶之争，比如拯救世界、拯救家庭等等。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尤其是因为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主题表达方式，对吧？

在尝试……该怎么称呼它……让自己与一个普世主题保持一致的过程中，我们最终可能只会遵循某种好莱坞宝莱坞式的所谓普世主题。当然，我们需要做出决定，这总是很困难的。因为即使是两个人交谈，我正在和某人交谈，这个人是我的听众，现在我想讲述一些他或她从未听过的东西，一些独特的东西——比如，我有一个九龙部分，B调，诸如此类——我想讲述这个，这对我来说是独特的，但问题是我也需要真正地迁就听众，他或她会如何接受。这始终是一个挑战：讲述故事的人和聆听故事的人之间的沟通将是一个大问题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必须真正地谦逊，你必须要有勇气。

当然，如果你有商业利益的考量，那是另一回事了。你有没有看过一部叫《RRR》的电影？那真是一部精彩的电影，我必须说它可能是你能看的最愚蠢的电影之一。它蠢得令人难以置信，但它的包装非常精良。我的意思是，所有东西都在那里——印度元素、印度教的神灵、色彩、歌曲、舞蹈、音乐、英国元素、自由战士，所有的一切，应有尽有。其中一些元素简直太离谱了，太夸张了，但这都无所谓，真的无所谓。

嗯，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看过一部叫《Chak

De!

India》的电影，大概是15年前的，印度电影演员沙鲁克·汗主演，对吧？这是一部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板球比赛的电影。光是这个创意就已经赚到钱了，对吧？板球本身就有很多观众，然后又是巴基斯坦和印度，那已经非常诱人了，而且这个故事其实讲得相当不错。

所以我想说的是，现在你必须做出决定：你是只想赚钱、大肆宣传，还是想做一些真正独特的东西？就好比去星巴克喝咖啡，你很清楚你会得到什么；但如果你去西雅图一家本地咖啡馆，你又会得到什么呢？

无论是在西雅图、东京、曼谷还是德里，星巴克的美式咖啡都是一个样——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单，热的、冷的、大杯、中杯、小杯，绿色的标志，一模一样的椅子和摆设。如果你只想喝一杯安全的咖啡，你早就知道该点什么了，对吧？

但如果你想喝点不一样的呢？比如越南咖啡，加了鸡蛋的那种。那我们说的就是完全另一回事了。我待在越南挺长时间的，也刚去过那里，我其实很喜欢咖啡，尤其喜欢越南人的冲泡方式——非常非常

越南。他们有一种咖啡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，就叫它"Vin咖啡"之类的吧。做法是用一个金属滴漏容器，把咖啡粉放进去，倒入热水，让它慢慢滴滤。这不算真正的浓缩咖啡，但又有点像。越南人喜欢加炼乳，加多少就看你自己的口味——加多就甜，加少就苦。第一口有点苦，越喝越甜，就是这样的口感。你想要的，是这种体验吗？这就是你要讲的故事吗？

好，回到电影。现在中国电影市场非常大，商业电影人不得不考虑这一点——哪里能赚钱，他们就往哪里去。你已经可以看到，好莱坞动画片里也出现了许多类似《风中奇缘》的元素。如果很快出现一个穿着蒙古服饰的灰姑娘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。

总之，"普世主题"是我会非常谨慎对待的东西，但你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。

我想推荐一部电影……嗯，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……就是那部像"咖啡加鸡蛋猪肉"一样的电影。我不清楚，但它真的很特别。你需要决定，你是要去写、去观看、去欣赏那一种东西。

好，我们对话的标题是"美即陷阱"——这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问题。当然，我很可能是在胡说八道，这也许是我到处乱读太多东西的副产品。

我认为电影和电影之间是有区别的。很多导演和编剧都喜欢漂亮的镜头——我必须承认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。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当你架起摄影机的那一刻，你自然会想拍一个烟雾缭绕、三分法构图、白色特写的漂亮镜头，而这恰恰可能毁掉一切。

我觉得，很多真正好的电影——"好"当然是主观的——比如意大利导演费里尼，他有一部电影叫《八又二分之一》，还有某部泰国电影，里面有些镜头拍得特别糟糕，短促、失焦、构图歪斜，但偏偏非常精彩，非常有力量。因为那是一种真实的生活体验，对吧？我们日常对视的时候，不会总有一个完美的构图。很多时候就是歪的，尤其是在加德满都的街头。但正是这种歪斜，让电影如此震撼人心，如此引人入胜，真正能把你带入其中。

说到尼泊尔，我觉得那里有很多可以利用的素材，简直是一场信息盛宴。我说的不只是美丽的镜头或音乐，而是那种拍得很糟糕的、看起来一团糟的影像所传递出来的质感。

好，我胡说了这么多。既然你们决定继续浪费时间坐在这里，那就继续听吧。

我现在只剩最后一件事要说，这是昨天的一个衍生感想。昨天我看了自己的电影，这证明我很不成熟，也很紧张——因为我从电影里看到了自己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。跟我熟识的朋友一眼就能认出来，"哦，那就是他，就是这样"，太明显了，我觉得这不是好事。

很多时候，如果你想传递一个信息——比如我想让你去喝杯咖啡——如果我真的很擅长讲故事，我甚至不会直接说"来，喝咖啡"，我会做一些事，说一些话，也许不是对你说，而是对别人说，然后等你十分钟后自己端起那杯咖啡。这就是我认为讲故事的人需要做到的，对吧？

这很难做到。就像昨天看自己的电影，我发现可以删掉很多属于我自己的声音——我有太多话想说了。所以就到此为止吧。这算是我的半自白、半免责声明，关于我作为"电影大师"的种种。

感谢Run精彩的大师班。我知道时间有限，所以接下来直接开放提问。我们优先回答电影人的问题，因为今天有很多电影人在场。粉丝朋友的问题可以留到下次，谢谢。谢谢Maxi。那么，有哪位电影人有具体问题想问Ron？请站起来，报一下名字，开始提问。好的，我看到前面有一位女士。

Rush，你好。谢谢，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大师班。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，我非常认真地听了Rush关于普世主题和越南咖啡的论述。请问在这两者之间，是否有可能做出一些微妙的妥协？

我认为是必须这样做的。抱歉，我之前的表达方式可能有点太激烈了。我想说的是：记住，如果我在和你说话，我的目的是传递我的信息，但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需要真正地表达出来，让你能够理解。所以我需要谦虚，需要删减很多属于我自己的表达方式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首先需要了解你是谁，好吗？你肯定看过很多好莱坞和宝莱坞的电影，对吧？而且现在观众变得非常聪明。早期剪辑的时候，你的镜头、我的镜头、再切回你的镜头，这样观众才知道两个人在对话。现在根本不需要这些了，因为电影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，观众的理解力远超从前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，谢谢。

关于"拯救世界的英雄"这个主题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到，是否有可能以一种更内在、更自我英雄的方式来呈现，而不是保守、无聊或传统的那种？

我认为可以。我建议你去看一部电影，叫《东京物语》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。故事讲的是一对年迈的父母来到东京看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。他们来自农村，我们都会期待孩子们好好招待他们，陪他们吃饭、唱歌。但实际上，所有的孩子都很忙——银行、邮局、医院，各自奔波。对我来说，这部电影里真正的英雄，是一位叫M的女士，由日本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原节子精湛演绎。她是最不可能帮助这对父母的人——她甚至不是他们的子女，她实际上是他们其中一个孩子的遗孀。这才是最打动我的故事——不是超人式的英雄，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。谢谢。

最后一个小问题。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场景：主角与僧侣交谈，两人之间摆着茶和植物，主角穿蓝色衣服，僧侣穿粗布袈裟，坐在白色垫子上；还有那个"绿色计划"，Rush把火、水等所有元素都融入了一个场景之中。这真是一门艺术，有抱负的电影人该如何培养这种敏感度？

我希望所有的观众都像你们一样，能注意到这些细节。我必须说，最初的剪辑版本有两三个小时，甚至更长。有一个场景是主角做了噩梦后去找和尚，由我们两位朋友精彩演绎，一镜到底。那个固定镜头大概需要十五分钟，我真的非常努力地想保留它，但最终，星巴克赢了——你必须让它有趣，你必须做出取舍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
观众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乔纳森，你不准提问，你是其中一部分，好吗？

Namaste，我想问一个关于结局的问题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人，他的妹妹去世了，他陷入悲痛，

必须找到一个黑暗之神才能离开——超越周六和周日之外。最后，主角还活着，而且非常幸福。结尾出现了两只鸽子，然后是一群鸟飞翔，我没有完全理解这想表达什么。

结尾出现了一群鸟飞翔，还有那段对话——那个女角色说："感觉就像我几千年前就认识那个标志一样。"对我来说，这就像一个隐喻，深深触动了我。听到那段对话、看到那个场景之后，我觉得我理解了这个故事，理解了主题的一部分。

我很高兴你提到这一点，因为这正是我们想要表达的。你知道，我们在生活中总会对某些事物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感觉，无法用数学或科学来说明，但我们就是会有这种感觉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没有任何理由对印加人感到亲近——我在不丹和印度长大，快三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印加人和马丘比丘，

但我确实有这种感觉。我认为这对我们这些有感知能力的人来说非常重要。

至于那些鸟儿之类的画面，其实都是我们刻意为之的剪辑手法。故事总要有个结尾，该怎么收尾呢？不如用一种更美好、更戏剧化的方式来结束吧。这部电影本身并不算特别戏剧化，我们手头唯一的素材就是一群鸟飞向镜头的画面，所以我想——为什么不用呢？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深意？我相信一定有。我会和你一起好好探讨的。也许我们现在说不清楚，但也许真的有。我希望如此。

嗯，下一位——R回答了这个问题……有人要提问吗？你好，我是Anu Pant。我觉得这部电影最精彩的部分是音乐的运用。你在片中用了很多风格各异的音乐，说实话，有些我不太听得懂。还有一些尼泊尔老歌，以及Sha Parar和Pasati Sharma的歌曲。我特别注意到你在呈现卖茶女这个角色时所选的音乐——男主角第一次见到她时，你用了那段极具美感的配乐。请问你为什么选择那样的音乐来展现这位女士？

谢谢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你知道，我13岁就来尼泊尔学习佛法，所以一直常来这里。正因为来得太频繁，很多事情反而容易被我视为理所当然，没有真正用心去感受。但随着时间流逝，当我开始构思这个以尼泊尔为背景的故事时，我不得不认真审视内心——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我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这片土地的美。就像电影里呈现的那样，某家T恤店里飘来某段旋律，我就总是随身带着录音机和笔记本，把这些声音一一记录下来。因为我不懂尼泊尔语，只能请朋友告诉我那是什么歌，这就是我收集素材的方式。

总而言之，当我决定邀请马克·李屏宾（Mark Lee Ping Bing）担任摄影师时——他是当今最伟大的电影摄影师之一，与许多人合作，创作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——我们见面后，我跟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：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是尼泊尔加德满都，这座城市本身必须被呈现出来，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加德满都之中。所以在音乐的选择上，我们是有意识地做了判断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有时候在T恤店里用晶体管收音机听到的音乐，反而比在音乐厅里更动人心弦。谢谢。

现在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，观众席上还有人要提问吗？好，我看到那边那位女士举手了。你好，我叫安娜。我的问题也是关于音乐的。我妈妈教西班牙语，她小时候常唱那首歌给我听，所以我想知道，是什么启发你把这首歌用在那个场景里？

哦，好吧，我有点担心会有人问这个问题，果然还是来了。我有很多墨西哥朋友，我常说，我一次又一次去北美，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去墨西哥——那个地方实在太棒了。嗯，我得告诉你，在墨西哥城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店，几乎像百货公司一样，专门卖各种魔法用品：让人爱上你的蜡烛、拆散恋人的蜡烛、护身符、黑魔法之类的东西。这正是我着迷的东西之一。还有那些歌手，她们会在你用餐时走到桌边唱歌，尤其是在那种平价餐厅里。就这样，通过墨西哥朋友，我渐渐接触了一些西班牙语歌曲——我是谢维尔·瓦尔加斯（Javier Vargas）的忠实粉丝，还有梅赛德斯·苏莎（Mercedes Sosa），对，她是阿根廷人吧？我不太确定。还有莉拉·多恩（Lila Downs）。

这类音乐对我来说太有感染力了，是我真心喜爱的东西之一，所以我把它放进了电影里。当然，这样做可能不太合理——故事发生在尼泊尔，那个可怜的家伙正费尽心思给女孩们送礼物，结果突然响起墨西哥音乐……不过后来我想，好吧，为什么不呢？电影里本来就有乌克兰女孩在吃花，整部片子本来就有点……嗯，所以我觉得没问题。

好，谢谢——我采纳了两位女士关于音乐的建议。上次来找你时堵车，耽误了，这次带了两本书想推荐给你：这一本是《尼泊尔音乐家》，讲述尼泊尔音乐家的故事，这本送给你；另一本是路易斯·班克斯（Louis Banks）的传记——他被誉为印度爵士乐之父，也是尼泊尔爵士乐的奠基人。我推荐这两本书，希望能对你下一部电影融入尼泊尔音乐有所启发。非常感谢。

感谢各位观众抽出宝贵时间，聆听精彩的演讲，参加这次大师班。还有一件事要宣布：我们将进行T恤抽奖，由我的诗人朋友Naaj Parajuli主持。我诚挚地邀请Naaj Parajuli先生上台。这件T恤来自R即将上映的新片《携带光明的虫子》（*The Bug That Carries Light*），目前正在后期制作中，由制片方慷慨赠出。无论谁是幸运得奖者，都请好好享用！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与支持，谢谢！